

鸟粪

以粪入文,也许你会觉得难堪与荒唐。但是,当你去过升金湖之后,再读到写着鸟粪的句子,自会莞尔。那一笑之中,包含着认同与欢欣。对,欢欣。想想现在的城市,除了少得可怜的麻雀,你还能够见到可爱的鸟么?

这里,请允许我开个玩笑,即便是用鸟粪写下的文字,也比那些贪腐官员的日记要干净千百倍。你信不信?

升金湖素有候鸟的天堂之称。每年的交秋和交春时节,来这里栖息的各类候鸟少说也有数十万只。天鹅、白头鸭、黑腹滨鹬、白额雁、鸳鸯、卷羽鹈鹕、黄嘴白鹭、草鹌、红隼、黑鹳、小鸦鹑、水雉、斑头麦鸡……究竟有多少个品种,至今尚无确切统计。这些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地匆匆赶来的候鸟,没有所谓的种族歧视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分,它们共处一湖,百家和鸣,其态也谦谦,其乐也融融。

升金湖是一座慷慨的湖,它有着母性的仁厚和慈爱,一年之中,为迎接远方游子的到来,用整个春天、夏天和秋天,把红菱、芡实、茨菰、菰蒲慢慢地养熟,即便是严寒的冬天,大片大片的滩涂上也照常生长着绿油油的麦冬草,水中鲜美的鱼虾螺蚌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亲眼看见一只兀立于湖边的卷毛鹈鹕,长长的喙猛地往水中一戳,便是一条活奔乱跳的鱼。就连那只擦着水皮子飞的小翠鸟,突然一个蜻蜓点水动作,一条与其身躯差不多等大的鱼便被叨出水面。也许由于猎物太重,小翠鸟飞翔的时候有些跌跌撞撞,几次险些坠入湖中。

我去升金湖时,大群的候鸟已经远走他乡,但是,它们却在湖畔留下了大量的粪便。尤其是在滩涂和草甸上,这里一坨,那里一坨。有的地方,每平方米就多达十几坨。这些鸟粪,一点都不显得脏,它们在被湖风风干后,春天跟着就来了,暄暄的日头一晒,接着再落一场小雨,这些鸟

弟弟从老家回宁,给我送来一些花生。他说,这都是咱妈在秋上遛的花生。

印象中的秋日故乡并不盛产花生,当年的汝水两岸多是烟叶、玉米、红薯、大豆等。但,近年来,收过小麦之后,乡人们多种植花生,真是铺天盖地,翠绿如茵,遍布河流两岸,密密麻麻,一望无际,这种喧腾的阵仗,这种高调的张扬,大有碾压当年所谓一望无际的烟叶王国的架势呢。这样的大面积声势逼人,这样的不管不顾的绿到天涯,一旦到了收获季节,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如收割小麦一样的人工镰刀了,也都是机械化了。

机器开到田间地头,拔除,剥离,收获果实,花生棵秧也不浪费废弃,直接在田野里就被机器粉碎,成了喂养畜生的饲料,真是便当得很呢。可,也有使用大机器的软肋与漏洞,是啥?大机器收割,快速,便当,而,萝卜快了



湖畔书

许俊文



湖水之上 陈春丽 摄

粪便散入了草丛,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了。于是,花呀草呀,风吹也似地长,不下半个月,被一拨又一拨候鸟啄得光秃秃的滩涂和草地,又是一片盎然生机。我就曾在春天的某个午后,躺在花草织就的厚达几寸的地毯上,像个无思无欲的婴孩,让日光与湖风轻轻抚摸着胴体,这时的我,从内到外都是干净的,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的身下曾经是落满鸟粪的地方。这时的我,衰退的记忆也复活了,会想起清人两句冷僻的诗句:花外来时路,芳草不曾遮——那份惬意是常人难以体验的。

在升金湖畔,滩涂、草地与鸟粪,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持续着,转换着,你压根儿就用不着担忧。上苍就有这种超凡的能耐,它成全一种东西,不是孤立的;它暂时毁掉一种东西,同样也不是孤立的。原来在上苍的

心中有一盘大棋,那就是相克相生,和谐共荣。

在如此超现实的造物主面前,人类难道不应该有所敬畏么?包括升金湖畔的那些鸟粪。

残羽

春天的好总是次第呈现的,它不会一上来就给你一个满汉全席。春天的这种含蓄与矜持,不因跌跌撞撞奔驰在时代快车道上的人们而改变。但它不会让你失望。乍暖还寒的初春,它先用小手把严冬留下的残雪收拾干净,再呵几口暖气,于是,凋敝、枯败的湖畔便还魂似地冒出了星星点点鹅黄色的小野花,然后借助信风的口哨,将一群群远方的候鸟召唤回来……

坐在春天的湖畔,看似曾相识的候鸟北归,听软风与花花草草耳语,是一件多么爽心的事!

遛花生

王振羽

不洗泥,花生毕竟颗粒较小,也就多有疏漏;另,若遇老天不帮忙,碰上阴雨绵绵,耕地泥泞,机器无法进地,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就只能还是得靠人力徒手作业了。人在地里,弯腰曲背,拔除花生,大半天下来,无不腰酸背痛,气喘吁吁。年长的乡人,耐力足,皮实,不怕苦和累;年轻的乡人,观念大变,如此耗神费力在地里拔除花生,就不大乐意了,就潦草马虎了。这样一来,有不少花生就遗落在地里了啊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如此情势,遛花生如夏季收获过小麦之后有拣拾小麦一样就应运而生了。

为何说是遛花生,而非拾花生?或者捡花生?拾、捡的对象大多为在地面之上,花生却如红薯一样,还都在天地里面呢。这种寻找,这种探问,并不是轻而易举,一目了然,还要扑下身子,带着工具,翻检一番,才能“土”落“果”出呢,因此之故,就被称作遛花生。父母退休后,回汝河边上的荒村里生活,乡里旧邻,彼此熟悉,相互照应,亲情浓

烈。深秋过后,秋阳暖照,和风轻柔,原野之上一片空旷,母亲不听家人的劝阻,就会与秀玲姐、翠荣婶等去遛花生。她们带着小铲子,还有篮子,结伴而行,往村南的田地里走来。

莫道君行早,更有早行人。到了地里,她们发现,爱敏姆等许多人早已在地里“遛”起来了。大家就各自分开,似乎都有了自己的一片势力范围,就都埋头遛起来了。秀玲姐家四个姑娘一个儿子,或是医生,或是教师,或在都市里上班,吃喝不愁,哪还需要遛花生?她说,一个人呆在院子里冷落得慌,出来遛花生,活动活动,巧玩儿呢。翠荣婶家三个儿子,各有一技之长,都各自成家,日子过得很滋润。但,翠荣婶说,趁自己还能弹撑,爬挪得动,遛的花生晒晒卖了,有个零花钱。她们说得轻松随意,实际上,遛花生也并没有如此的轻便惬意云淡风轻呢。遛花生,需要耐心,必须细致,更要有好眼力,不能毛糙急躁,不能心急火燎,要蹲下身

然而,任何事物不可能尽善尽美,妩媚的春天也有悲剧上演,也会流血。这不,就在我静静消受春光的时候,一个物体却意外地从空中坠落,重重地砸在草地上,我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鸟首。而此时此刻,一只游隼正从我头顶上蔚蓝的天空轻捷地掠过。

一切似乎全明白了。

升金湖鸟多,其天敌自然也就多。这些年,大型的秃鹫虽已绝迹,但小鸦鹑、草鹌、斑头鹕鹑、苍鹰、赤腹鹰、雀鹰、松雀鹰、黑鸢、普通鵟、乌雕、白尾鹫、白腹鹫、游隼、红隼却大摇大摆地来了,它们或栖息在湖畔的森林里,或守候在附近的山石上,体型偏小的便立在枯萎的芦苇和菖蒲上,更多的则在天空上盘旋,全都一副虎视眈眈的架势。因为有了这些天敌的存在,候鸟便特别的警惕,白天它们一般会生活在水中,而且尽量靠近生长着茂密水生植物的地方,随时提防着鹰的突然袭击;只有当夜幕降临后才成群结队地上岸觅食。我曾在一个叫杨鹅头的地方留宿过一夜,借着朦胧的月光,发现湖畔的沼泽、滩涂和草甸上全是鸟。那些智商较高的大型候鸟,即便是夜间觅食,也会派出几个“哨兵”,以防臭名昭著的黄鼬、野猫等陆上猎手的袭击。一次,因我的疏忽打开了手电筒,竟惊起了一滩的飞鸟。而它们惊恐的叫声,又传递给了别处更多的鸟。刹那间,仿佛整湖的鸟都被我惊扰了,繁密的叫声此起彼伏,很久才平静下来。

流连于升金湖畔,我会发现许多散落的鸟羽,它们有的是自然脱落而被大地收留。你可别小瞧这些落羽,鸟类观察站的人员能够从它们身上获取鸟类的许多信息。我将自己捡拾的几根鸟羽让观察站的人辨认,他们说这是贝加尔湖绿头鸭的,那是阿拉斯加小天鹅的,并且将每种鸟的习性及其迁徙的路径说得一清二楚,不由得我不信服。

子,不慌不忙,仔细搜寻,手脚并用,眼观六路,方能有所收获,不虚此行。你看翠荣婶,几乎是在地里趴着遛花生,不大一阵功夫,就已经出汗了。秀玲姐讲究一些,居然还带了一个小凳子,还有一片尿素袋子,她铺在地里,步步为营,不慌不忙,很有点稳扎稳打长期“作战”的意思在呢。母亲动作要慢一些,也不着急,她常说,慢工出细活呢。三个人低头遛着花生,彼此交流着村子内外的稀罕事,有一句没一句的,都是细声慢语的。不远处的爱敏姆还带着灵巧的智能手机,抖音里有不少豫剧的名唱段,或高亢激越,或低回婉转,马金凤的唱腔,海连池的唱腔,当然,还有常香玉、阎立品等人的,最为扎实从容有板有眼的,还是大梅的越调。爱敏姆说,大梅的戏,听起来真得劲,干活也不觉得累,遛花生,遛着,遛着,时间就过去了,眼看就要晌午错了。

遛出来的花生,散碎,不成串,多单个,更重要的是,萝卜快了不洗泥,土多。母亲们大半天遛下来,装在篮子里,弄到在塑料袋里,再搬运回来,倒在院子里,吹风,晾晒,如此要折腾几次,才好归仓,或者售卖。

吃着从中原江淮平原上母亲遛来的花生,望着窗外的灯火明灭,真的有点想家了,想爹娘在汝河边上的荒村里的家。